

高阳历史小说系列

缙 萦

高
阳
著



高阳历史小说系列

纓索

海南出版社

本系列由台湾风云时代出版股份有限公司
授权我社在大陆独家出版发行中文简体字版

版权所有 请勿翻印

高阳历史小说系列

缙 紫

高阳 著

责任编辑：苏 斌 朱 晓

海南出版社出版发行

(570105 海口市滨海大道华信路2号)

北京百花彩印有限公司

开本 850×1168 1/32 印张 14.125 字数 302 千字

1996年5月第1版 1996年5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 10000 册

ISBN7-80617-431-1/I·105

定价：19.80 元

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，请直接与承印厂联系

出版前言

港台中国历史小说的大手笔，一个是香港的南宫博，再一个就是台湾的高阳。高阳取材于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人物或事件，经过独到的周密考证、演绎成一篇又一篇人物生动情节跌宕的小说，他的《胡雪岩》、《红顶商人》、《灯火楼台》在华人世界已是家喻户晓。

高阳亲身经历过中华民族两次大变故——日本侵华战争和国民党政权的溃败，这种亲历动荡的感受，加上他历史家的敏锐、小说家的激情，使高阳不辍地摹写古往今来的盛衰废替，揭示兴亡背后百姓的苦难，为爱好历史的人、研究历史的人以及想要创造历史的人提供思考的素材。

高阳一生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：从1922年出生至1946年，是高阳的成长时期，社会的动荡不安，影响了高阳的求学过程；1947年至1959年，高阳在军中服务，他努力自修，多方涉猎，奠定了日后在文学与史学方面发展的根基；1960年至1986年，高阳在台湾《中华时报》服务，担任主笔，后升任总主笔，其卓越才华得到发挥；1986年高阳退休后，全力投入历史小说创作，写就了七十二部（九十一册），上溯秦汉下至民国的“史诗式、百科全书式”的作品系统，直至1992年6月逝世。

高阳的历史小说涉及范围很广，由刺杀秦王壮志未酬的荆轲，直至近代少年英雄、老来投敌的汪精卫，其间帝王将相、才子佳人、英雄豪杰、富商大贾等等都在他的作品中

出现。描写的人物时空跨度如许,如何能使人物真实,是很要功底的。高阳刻画历史人物和描写当代人物时艺术手法并无二致,他以为形成人物个性特点的,古往今来皆有共性,比如教育程度、家庭影响、政治背景等等,掌握了人物的这几个方面的背景资料,就能对人物有预见性——怀才不遇的人当然爱发牢骚;很重感情的人往往在紧要关头为私人感情所支配,依此类推,不一而足。

对于臧否人物,高阳有历史家的慎重。其历史观基本上是保守的、传统的。“我选择题材和下笔描写,要有客观的标准,取持平的态度。我要作律师,不作法官,不把人物轻易否定,不是确实证明他们行之有愧,我总采取辩白的态度。”

高阳有一段话,发人深省:“历史是我写作的主要题材,也是我的兴趣。搞历史的目的之一,就是唤起同胞对历史的温情……国学大师钱基博说过,对历史有温情,民族才有办法。的确如此,了解历史,了解民族的创造多么艰难,民族才会有向心力,才会团结起来;不然,民族的感情定是淡薄的,这个民族就好不起来。”这也许正是高阳偏爱和选择写历史小说的原因。

我社经台湾风云时代出版股份有限公司授权,在大陆出版《高阳历史小说系列》第二批六种,有《缙紫》、《花魁》、《正德外记》、《醉蓬莱》、《清官册》、《玉垒浮云》,再飧读者。

我社曾于1996年1月出版《高阳历史小说系列》首批五种:《石破天惊》、《粉墨春秋》、《李鸿章》、《草莽英雄》、《王昭君》,受到读者的欢迎。

海南出版社

1996年5月

1

等淳于意看完了最后一个病人，宋邑才敢进去禀报：“唐师兄早就来了，等着见老师。”

“喔！”淳于意不免奇怪，“今天是七月初六，不是洗沐日，他怎的有空来看我？”

“说是有要紧话要陈告老师。”

“好，我就来。”

说是这样说，淳于意却是慢条斯理洗了手，脱掉已沾上病家脓血的青布短襦，换上一件宽大舒适的纱縠禅衣；他表面显得很从容，其实心里在嘀咕——唐安是他的学生，也是齐王的侍医，这所谓“要紧话”，可与齐王的病情有关？大有疑问。于是他停下来细细盘算……

门外影子一闪，宋邑先探头进来，随从跟着唐安。师道尊严，尽管唐安比三十八岁的淳于意还大好几岁，而且是食禄三百石的王府属官，见了老师，依旧恭恭敬敬地行礼问安，然后与宋邑并排坐在下方，正一正衣襟，极严肃地注视着淳于意，准备有所陈诉。

“你有话，就说吧！”

“是！”唐安膝行数步，凑近淳于意低声说道：“有个消息，必得奉陈。今天午前，我听得王府太傅与内史在计议，想征召老师为‘太医令’。”

一听这话，淳于意像一棍打在头顶上，半晌作声不得。

那师兄俩——宋邑和唐安，相互看了一眼，提出无言的疑问。他们的疑问是相同的，只知道老师不愿意做医官，过去数年中，在平原的枋侯，在琅琊的平昌侯，甚至远在邯郸的赵王，广陵的吴王，皆曾特遣专使，备办重礼来邀请，都为他设法辞谢了，但却不解他何以把这件事看得如此严重，征辟为官，竟似捕他入狱一般，岂不可怪？

这个疑团，自然不敢直说，这时安慰老师要紧，于是宋邑也凑近了淳于意说：“幸得师兄先来通消息。老师如不愿就王府之聘，还来得及想办法。”

“自然！”淳于意定定神，点一点头答道：“一定要想办法。你，”他看着唐安，“且先说与我听，齐王的病情如何？我从阳虚到临淄，路上曾听人谈起，说齐王病喘，可有这话？”

“岂仅病喘，头痛目昏，终日萎顿。只怕——”

唐安咽了口唾沫，没有再说下去。不说，听的人也知道，他咽下去的那句话是：“只怕不久于人世了！”

“齐王今年多大？”宋邑问了一句，“十八？”

“才十七。”

“才十七！”宋邑看着淳于意说：“但已腰大十围。气喘、头痛目昏，怕的是都由过于肥胖而来！”

淳于意不作声。闭目想了一会，徐徐答道：“非病也！养尊处优，肥而蓄精，以致骨肉不相任，脉法曰：‘年二十脉气当趋，年三十当疾步，年四十当安坐，年五十当要卧。’少年岂可不劳动？如能节制饮食，舒散筋骨，应可不药而愈。否则，即使扁鹊复生，依然无能为力。”

“谨受教！”唐安伏地顿首，“当相机陈告太傅！”

“要召我入王府，自然是为的护侍齐王的病。不一定非我不可。而非我不可的病人，却以我身在王府，只好等死。天下不平不妥之事，莫过于此。”这一番议论，在宋邑、唐安，竟是闻所未闻，想所未想，一时都愣在那里，无可赞一词。

“你们大概都还不明白，我何以屡屡躲避王侯的征聘，是自命清高吗？不是。”淳于意停了一下，又说：“你们虽都是我的学生，只怕还不甚了解我的生平，自然更不能体会我的本心，我今天都跟你们说了吧！”

“固所愿也，不敢请耳。”宋邑和唐安同声回答。

“我的本籍是淳于，寄籍临淄，现住阳虚，这是你们知道的，我做过齐国的太仓令，弃官从先师阳庆先生学习，这也是你们知道的，但是，你们不知道我为何要迁居阳虚，也不知道我不仅从过先师阳庆先生，还有——”

还有公孙光，是淳于意第一次所从的老师。

自古以来，谈医药的，只是传抄医方。其时菑川唐里的公孙光，所藏的古方最多。淳于意专诚去拜访，接谈之下，极其投机，于是公孙光慨然公开他的秘传，不过半年工夫，淳于意就把他的全部古方，都记诵得滚瓜烂熟了。

“我的方子都在这里了。”公孙光对他的学生说：“我没有藏私。我年纪大了，留着这些方子也没有用，平生心血所聚，都给了你了。你该想到来之不易，不要轻易传授他人！”

“遵命。”淳于意向老师保证：“我至死不敢妄传他人。”

受业已毕，淳于意没有必要再留在师门，而且公孙光一再催他离去，但淳于意恋恋不舍，总觉得公孙光年迈力衰，去日无多，多侍奉得一日，便多尽得一分心意，所以

一直迟迟其行。

这殷殷挚的情意，颇为公孙光所感动，同时他也充分领受了淳于意的好心，朝夕盘桓，谈艺论道，自以为是晚年意外得来的一段清福。

日夕盘桓，愈谈愈深，终于有一天，公孙光发现他自己应该倒转来向淳于意请教了。做老师的只是承受前人的心血，独得有效验的秘方，什么病用什么方子，他明白，何以这个病要用这个方子，他就不明白了。但是，淳于意却已大有参悟，能够说得出其中的道理；并且敢于打破成例，引用新方——自然他是有把握的，一些看来必死的病人，由于他的大胆和细心，居然日有起色。

于是公孙光说了真正推心置腹的话。

“你一定会成为国手！收你这么—个学生可说是我—生最大的安慰。”公孙光收敛笑容，神色变得十公郑重：“我跟你说了吧，我心目中只佩服、而且羡慕一个人，此人家住临淄，他所处的药方，我所不如……”

“哦！”淳于意失声轻喟，打断了公孙光的话，临淄是他最熟悉的地方，何以竟未听说有这样一位知医的人？

公孙光懂得他的意思，便接下来为他解释：“此人家道甚富，嫌行医辛苦，而且常有麻烦，所以从不肯承认懂得医道。他跟你—样，只是喜好此道而已。他比我还大几岁，今年七十开外了，或许，不忍绝艺随身以俱没，想找一个天资绝世的传人。你可以去碰碰运气。”

这一说，淳于意大为兴奋。但公孙光却又不肯说出此人的姓名和住处，他告诉淳于意说，“此人”的性情很乖僻，冒昧求见，会惹起他的脾气，反为不妙。公孙光又向淳于意保证，一定能替他找到一个机会去谒见“此人”；但机会

要等，少安毋躁！

听公孙光说得如此周详恳切，淳于意只好耐心等待。匆匆数月，机缘难遇。淳于意唯一的收获是，结交了一个新朋友，姓阳，叫阳殷，三十多岁，是个裘马翩翩，意气豪迈的富家子弟，他们是由公孙光的介绍而认识的，彼此都觉得对方很对劲，一见就成了莫逆之交。

不久，阳殷来辞行，说回他的家乡临淄。公孙光为他置酒饯别。这时才向淳于意说破，所要他去谒见的“此人”，就是阳殷的老父阳庆——一个有爵位的老百姓，爵位称为“公乘”，去士大夫阶级很近了。

当然，阳殷是乐于为淳于意引见的，并且有喜出望外之感，因为这一来他可以跟淳于意结伴回乡，时常往来。

非常幸运地，老阳庆对淳于意也有极好的印象，同时他的心事也被公孙光所猜中，确有择人传艺的打算，更加以阳殷为他大说好话，所以对于淳于意的请求，很痛快地答应了。

考问了淳于意过去的所学，阳庆率直地说道：“你以前所学的方子，都要不得！统统把它抛掉！”

淳于意愣了。多少年的心血，一旦付诸东流，实在有些舍不得。但师命难违，只好恭恭敬敬地表示遵从。

“你别心疼！”阳庆笑道：“我给你的东西，足可补偿。我有黄帝、扁鹊传下来的脉书，辨五色而诊病，知生死，决疑难，只怕你学不完。”

就从这天开始，阳庆和淳于意移居别院。那里是阳庆藏书的地方，在他家是个“禁地”，子弟僮仆，轻易不准进入，此刻却毫无保留地为淳于意开放了。

面对着那些曾闻其名，从未涉猎的医书，淳于意有如

老饕独享盛筵，反倒不知从何处下手。而阳庆却是有意要考验他，给他一个月的工夫，自己去看，看完了有话问他。

这一月中，淳于意足不出户，看完了阳庆的珍藏。所得到的是一大堆杂乱无章的意念，以及越想越多的疑问。因此，他心里不免惴惴然，怕的是通不过阳庆的考问。“你，”阳庆这样问他：“说与我听，哪几部书是你最喜爱的？”

这不难回答，“最爱《素问》和《八十一难》”。他说，“此外还有《灵枢》，不过比起《素问》，不免逊色。”

阳庆的昏花老眼，陡然发亮。干黄多皱纹的脸，平添一层奕奕的神采，他慢慢地笑了，是那种莫逆于心、志得意满的笑。

“你的眼光锐利非凡。”阳庆说了一句，脸上忽又闪现凄凉的暮色，以略带嘶哑的声音接下去说：“我行年七十有六，血气两亏，为日无多，只怕这两部经典都传授不完，你要格外下功夫，一日作两日用。如我有讲解不到之处，你千万要提出来问，否则悔之莫及——你要知道，这两部经典，句句皆理，字字皆法，举世除我以外，无人能解其精义，倘或你不知而不问，一旦我死了，再没有别人能够指点你。”

师父的传授绝学，竟同于生死之际，郑重托孤，淳于意感激恩师，热泪盈眶，顿首再拜，一一应诺。

果然，他没有辜负阳庆的期望，把那相传是黄帝和歧伯问答而记载下来的《素问》，和托名黄帝所传，其实是战国名医扁鹊所著的《八十一难》，颠来倒去的读了想，想了读。白天向阳庆讨教，晚上在荧然的烛火下，独自用功，简直废寝忘食了。

就这样自暮春到初冬，他有八个月未见过阳殷一面。这

天，别院的门开了，阳殷有事，必须禀陈老父。一见淳于意，双眼眨了几下，竟似不甚想识的神气。”

“啊！”阳殷讶然相问：“你怎变成了这个样子？”

淳于意不解所谓，摸着自己的脸，无从回答。

“来！”别院中未置铜镜，阳殷领着他走到院中，指着池中一泓平静的清水说：“你自己看。”

池水中的影子，双颊瘦削，形容枯槁，再细看时，二十六岁的他，头上竟有了不少白发。

顾影惊心，他唯有苦笑。但一想到这几个月所获得的东西，他立刻感到仅仅付出白发为代价，真是算不了什么。这样想着，心中坦然，只是谢了阳殷的关怀，顺便动问来意。

“明日起‘大酺’五日，我特地来禀告老人。”

“大酺”，淳于意不知道这话从何而来？汉朝的法律，三人以上无故群饮酒者，罚金四百。唯天子诏，赐民“大酺”，百姓才可以聚会畅饮，但这不是常有的事。

“新天子即位，下的恩诏。”

怎么叫“新天子”？八个月的工夫，淳于意日有所思，夜有所梦，都在那两部医书上面。隔绝人间，久忘世事，此刻得要定神细想一想，才能弄得明白。

这要从他十八岁那一年想起。那一年八月，二十四岁的惠帝驾崩。在惠帝生前，后宫美人一共替他生了六个儿子。这六个皇子，都非惠帝的骨肉，吕太后娘家子侄，淫乱宫秽的结果。其中之一的刘恭，为吕太后假托是皇后所生而立的太子，同时杀了太子的生母来灭口。这时继承惠帝而登大位，但年幼不能听政，吕太后以太皇太后的身分，临朝称制，大封他娘家的子弟，总计有四王六侯。封侯还

可说，封王是“非法”的，当年高祖刘邦，宰白马与功臣歃血为盟：非刘氏而王者，天下共击之。不知如何，左丞相陈平，太尉周勃，好像忘掉了盟誓，对于吕太后非法的举动，竟未谏阻。

到了吕太后称制的第四年，小皇帝年龄渐长，懂得人事了，听说自己不是张皇后的儿子，生母又无故被杀，年少不知轻重，说要为母报仇，这话传到吕太后耳朵里，立刻把他幽闭永巷，暗中下了毒手，另立恒山王刘弘为皇帝，吕太后依旧临朝称制，到现在也已经四年了。

然则，怎么又有个新天子？难道恒山王做了四年的皇帝，又被废了吗？

从他眼中，阳殷看出了他心中的困惑，便即笑道：“外面天翻地覆的大事，你竟一些都不知道？”

“越说越离奇了，我真的不明白。”他说：“连我的头发白了都不知道，何况外面的世事？”

“吕太后崩逝了。”

“喔！”

“吕太后娘家，无分男女老幼，一律皆斩。”

淳于意大惊，“这报复未免太残酷！”他嗟叹着说。

“吕氏窃国，罪有应得。”阳殷朝里看了一下，低声说道：“你们知医的人，不免妇人之仁。”

这句话触引起淳于意一个久已在胸的疑团，阳家的人，自阳殷以下，何以全不知医？是阳庆不肯传授，还是他家的人不愿学？如果说阳庆不肯传授，为了什么原因？药石针砭，是卫身延年，大有用的东西，照常理来说，不该不传授或不愿学的。

疑团重重，却无暇深问，他这时急切要明白的是：“谁

能尽杀吕氏一族？军权不在诸吕手中吗？”

“那是朱虚侯所立的大功——”

朱虚侯刘章与齐王刘襄是弟兄，都是齐悼惠王刘肥的儿子。刘章少年英俊，深得祖母吕氏的欢心，征入皇宫为侍卫，并且做了吕家的女婿，但是，刘章并没有忘掉他祖父——高皇帝刘邦的基业和遗训，耿耿在心的一件事，就是从吕氏手中夺回刘家天下。

这年七月间，吕太后一死，长安城内，谣言纷纷，说诸吕怕刘氏宗室和高皇帝当年布衣昆季之交的大臣们，有所动作，所以准备公开叛乱。

于是朱虚侯刘章，与他的弟弟牟侯刘兴居秘密商议，决定先发制人，作了一封密札，兼程送到临淄，告诉他们长兄齐王刘襄，即刻联络山东各地的列侯，大发兵马，里应外合，申讨吕氏。惠帝后宫美人所生的诸子，全非刘毫的血胤，所以打倒吕氏以后，愿意拥护齐王做皇帝。

刘襄一听这话，尽发山东兵马，往长安进发，同时号召各路诸侯，同申讨伐。消息传到长安，由吕太后封为梁王的吕产，以相国的身分，派遣大将军颍阴侯灌婴领兵“平乱”。灌婴是先帝从龙之臣，领军东出函谷，歇马荥阳，按兵不动。这一来关中诸吕才感到局势真个棘手了。

其时左丞相陈平和太尉周勃，早存匡复汉室之心，看看时机已到，室谋定计，夺了赵王吕禄——也就是朱虚侯刘章的岳父所掌握的北军，归于周勃统率。周勃集合全军宣布：“为吕氏右袒，为刘氏左袒。”号令一出，北军三万将士都解开衣襟，袒露了左臂。

“啊！”淳于意听阳殷讲到这里，不觉失声赞叹：“人心思汉！”

“对了！”阳殷点点头：“就这一下，诸吕大势去矣！”

“以后呢？”

“南北两军，实以北军一解决，凡事就好办了。但多亏得朱虚侯有胆有识，他奉命领劲卒一千，直入宫门，正好遇到吕产，追到厕所，抓住杀掉。大局就此定了。”

“这样齐王就做了皇帝？”

“不！大臣宗室商议结果，认为高祖八个儿子之中，在世的以代王年纪最长，也最贤，所以决定拥立代王为帝。已经奉迎到京，告庙即位，大赦天下，赐大酺五日。”

汉家天下终于光复了。淳于意自然在无比的兴奋之中，也不免感叹，甚至于觉得不能信其为真实似的。八个月的工夫，在他记忆中，只像春夜一场长长的梦，夜尽天明，放眼一看，山川如故，世事全非，太奇妙，也太不可思议了！

“老人家呢？”他忽然问说：“老人家也不知道这番惊天动地的变化？”

“我怎会不知道？”

苍老的声音，从他们身后出现。不知何时，阳庆也策杖来到了院子里。

“老师！”淳于意赶紧招呼，但只叫了一声，便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好，只带点傻气地笑着。

阳庆理会得他的心情，点点头说道：“难怪你高兴！于是重重喜庆，不独河山再造，而且当今天子，我是见过的。昔年曾游代地，深知代王仁厚俭朴，礼贤爱民。圣主临御，苍生之福，这都是上天垂怜，不可不谢！你们随我行礼。”

说着，他放下竹杖，转向北面，颤巍巍地望空而拜，淳于意赶紧上前扶了一把：然后和阳殷并排，随在阳庆身后，

伏地稽首，答谢上苍降福。

行完了礼，两个人扶掖着阳庆回到室内。阳殷把朝廷的恩诏，向老父陈述了一遍。然后又说些家常事，阳庆只是听着，不大开口。

等阳殷一走，阳庆的话就多了。他向淳于意说，吕太后崩逝，汉家宗室大臣，计诛诸吕这些大事，他特意瞒着不说，怕的是淳于意用功正在吃紧的时候，不可分心。同时又告诉淳于意，说这八个月中，常叫人到他家去探望，他的妻子和五个女儿都很好，尽管放心。

这份深厚的情意，让淳于意感激得不知道说什么好，唯有深深下拜，并且深深铭记在心底，不可稍忘师恩。

“这八个月你也太苦了。”阳庆以父亲怜爱子女的眼光看着他，“‘三十当疾步’，你今年才二十六，步门不出，劳心太甚，大非所宜。这几个月中，我唯一顾虑你的，就是这件事。趁这天下‘大酺’，举国狂欢的机会，你回家住些日子，好好舒散舒散，过了年再来，我还有话说。”

淳于意想一想，真也该回家去看看，尤其是两岁的小女儿缇紫，那双晶莹的眼睛，此时浮现脑际，引起他强烈的想念，渴望亲一亲她那娇嫩的双颊。

“遵老师的吩咐。我回家略略料理完了，马上再来替老师请安。”

“过了年来。”阳庆看一看天色，“今天来不及了，你明天一早走吧！”

“是！”淳于意忽然又想到一个疑义：“老师刚才提起脉法：‘三十当疾步’，上一句是‘二十当趋’，这‘趋’字究作何解？请老师再替我讲一讲。”

“‘趋’者急促之意，与‘三十当疾步’的‘疾’字不

同。‘疾步’有法，‘趋’则无法。”说到这里，阳庆似乎不满意自己的解释，停下来微皱着眉有所思索，一眼瞥过，顿时长眉轩举，欣然指着户外说道：“你看！”

院子里一头初生两三月，虎纹斑斑、极惹人爱的小猫在草地上打滚嬉戏，不管是一条蜈蚣，还是一双蛤蟆，什么都要招惹，淘气得无理可喻。

一转眼间，那头小猫爬上了栏干，由栏干又爬上紫藤花架，在虬结蔓延的枝网间，蹦跳不停，谁知深秋天气，枝朽叶枯，禁不住它纵身一跃，枝断叶落，凭空把那头小猫摔了下来，它在地上滚了个转，站起来发愣，仿佛弄不清那是什么回事？

真是稚态可掬，淳于意忍不住哈哈大笑。但笑声未终，却看见小猫追逐一双垂丝的蜘蛛了！

“看到没有？只此便是‘趋’。二十少年，尚在发育，须如这头小猫般活泼，骑马射箭，蹴鞠行猎，爱干什么干什么，只要不到玩物丧志、荒废正业的程度，皆于少年有益。”阳庆说到这里又笑道：“你对医道，真是入了迷了，一丝都不肯放过。但凡事欲速则不达，为学须持之有恒，不在一时。而且你知医必先养身，记住我的话，回得家去，不可再如此拚命用功，弄坏了身体。可不要辜负了我一片苦心！”

这一番话，说得淳于意悚然动容。他也确是遵从了阳庆的吩咐，数月家居，安享天伦乐趣，等过了年，再回到阳庆那里时，体貌丰腴，跟以前大不相同了。

阳庆父子见他如此，都非常安慰。阳家极富，宾朋甚多，加以这年是新天子建元的第一年，庆贺酬酢，游宴几无虚日。这样到了暮春三月，才得清静下来，好好地谈论学问。